

● 马继兴著

馬王堆古醫書考釋

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



● 马继兴 著

馬王堆古醫書考釋

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



湘新登字 004 号

马王堆古医书考释

马继兴著

责任编辑：张碧金
王一方

*

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(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9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：37 插页：4 字数：982,000

印数：1—1,500

ISBN 7—5357—1032—8

R·222

0488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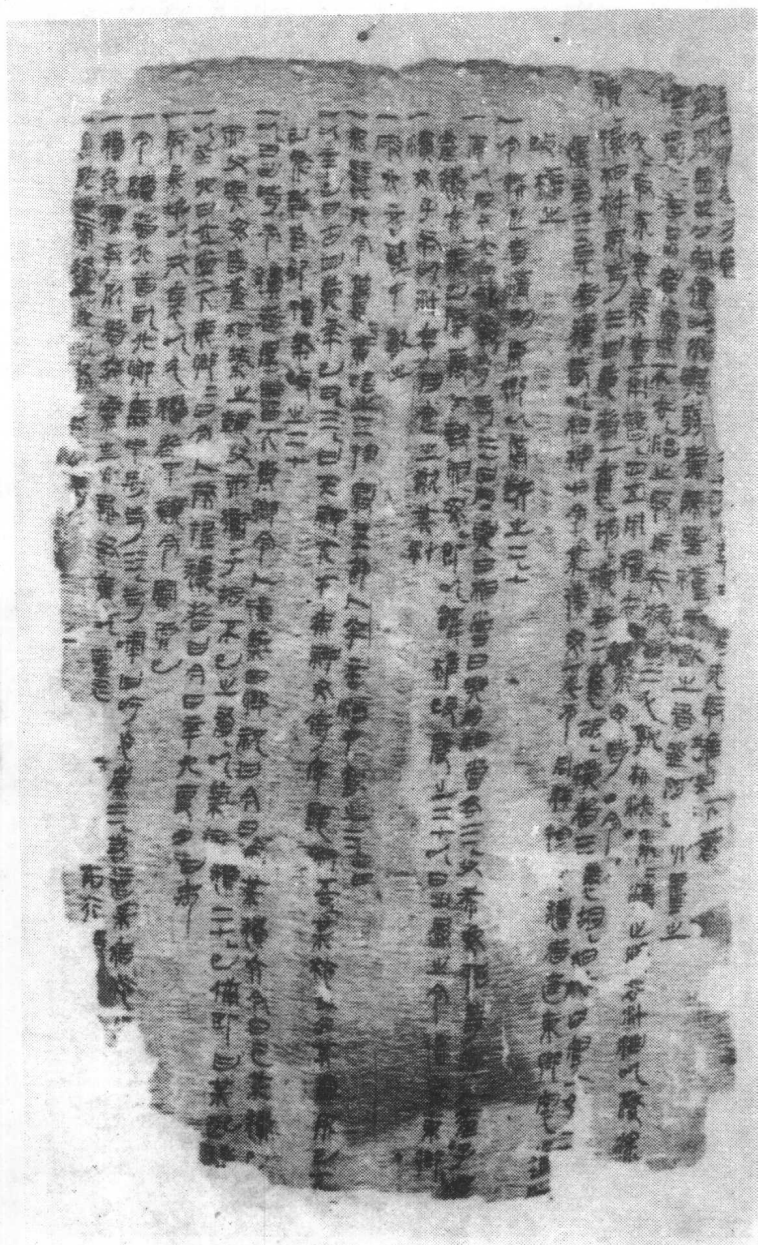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《五十二病方》原文一百二十一至一百三十六条（191~212行）图影

（行）图影



图2 《五十二病方》原文一百三十七至一百四十五条（213~233行）图影

（行）



图3 《五十二病方》原文一百四十五至一百五十五条（234~255行）图影



图4 《五十二病方》原文一百五十五至一百六十七条 (256~276
行) 图影

源图 (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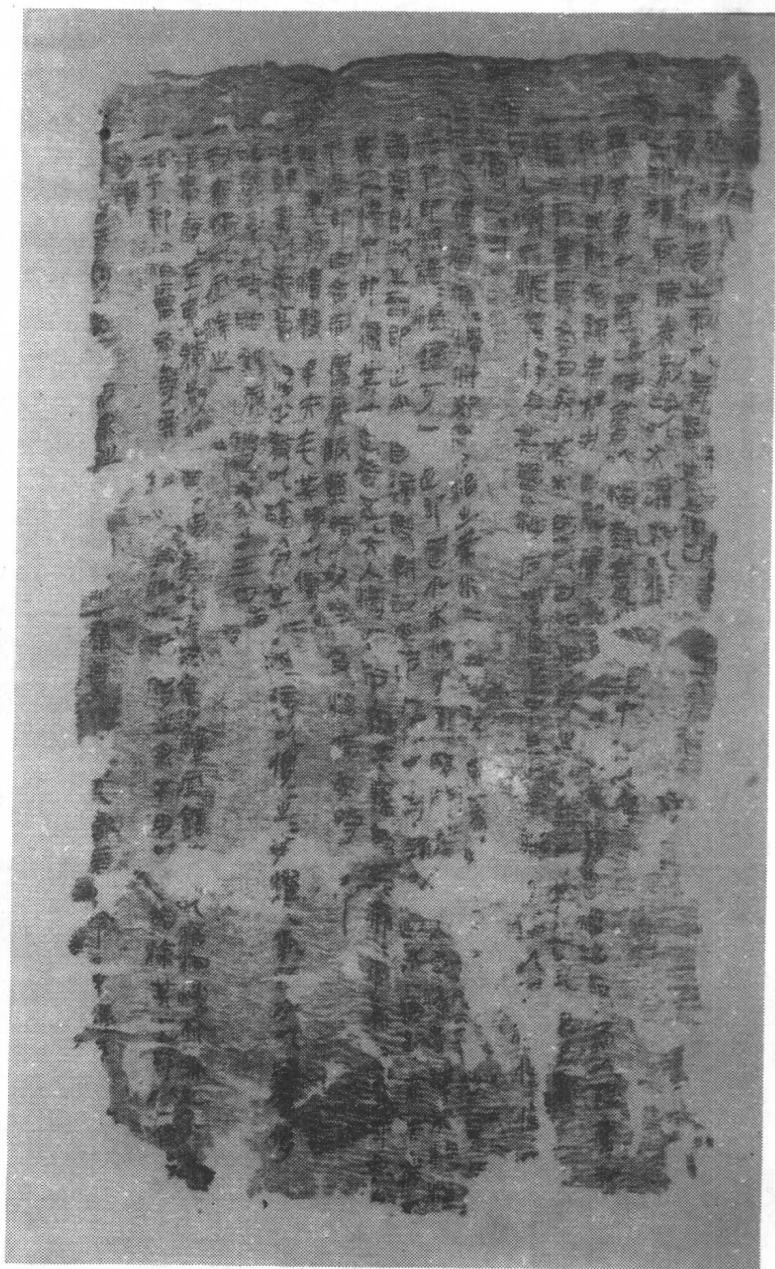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5 《五十二病方》原文二百〇一至二百一十五条（324~344行）图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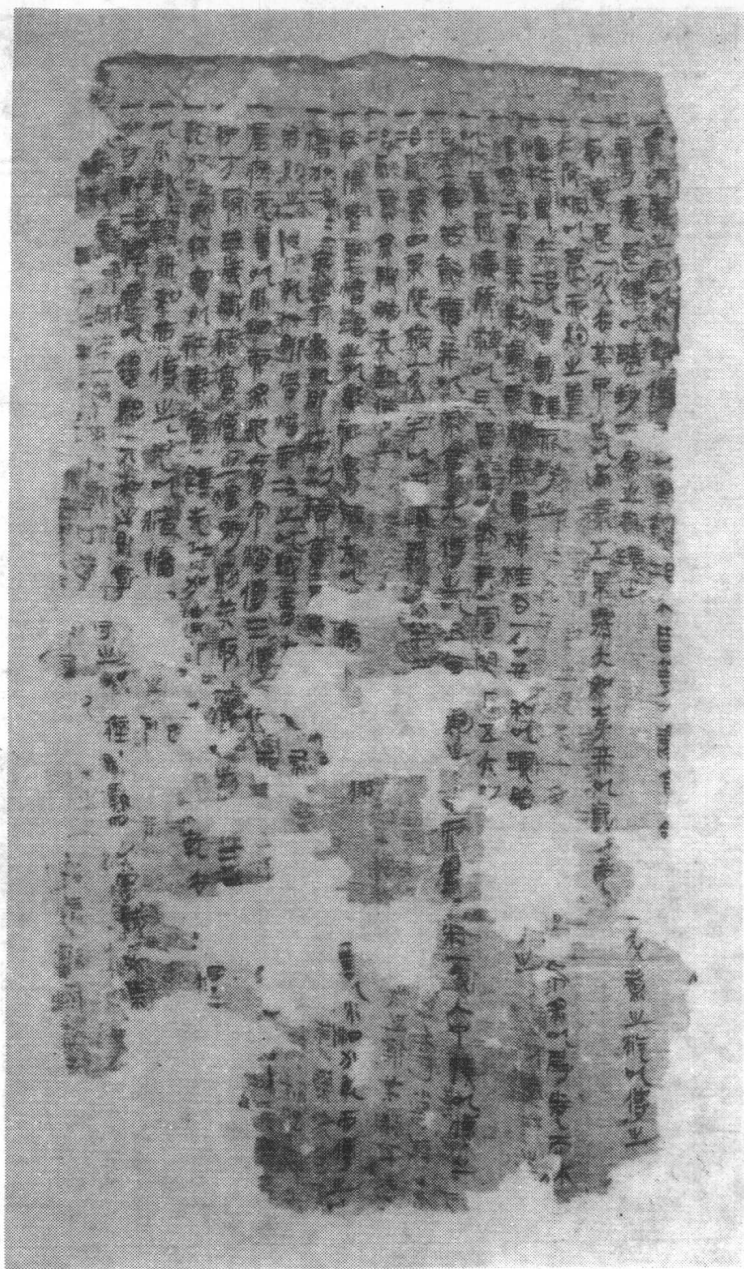


图6 《五十二病方》原文二百一十六至二百三十三条（345~363行）图影



图7 《五十二病方》原文二百三十四至二百四十六条(364~384行)图影



图8 《五十二病方》原文二百四十七至二百五十五条（385~405行）图影

序 言

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马继兴大夫，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，承担了重要科研课题“马王堆汉墓出土古医书考证研究”，其成果《马王堆古医书考释》一书业已竣事。蒙他以全稿见示，并要我在书前写几句话，我感到十分欣幸。

马王堆汉墓帛书，是1973年底至1974年初长沙马王堆3号墓发掘中的一项重要收获。大家都会记得，1972年春发掘的马王堆1号墓，不仅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文物，而且有保存异常完好的女尸发现，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，声动遐迩。随后揭开3号墓时，也有人希望再发现类似的古尸，这一点未能实现，但墓中随葬器物，较之1号墓并不逊色，更惊人的的是发现了许多珍贵罕见的帛书和竹木简。这就使马王堆3号墓和1号墓一样，作为重大发现而载入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的史册。

马王堆汉墓帛书及竹木简的内涵相当丰富，如果按《汉书·艺文志》来分类，广及于六艺、诸子、兵书、数术、方技诸家。其中的医书尤为珍异。帛书共二十九件，医书便占了五件；四种竹木简，更全部是医书。这些帛书和简，都是汉初甚至更早一点的时间书写的，久已亡佚，是汉以来历代医家所未见的秘籍，无怪乎医史以至整个科技史界都为之轰动。

帛书和几种竹木简非常珍贵，但整理、研究的工作却很繁难。特别是帛书医书残碎较甚，需要用很大的功夫才能拚复。竹木简虽然保存较好，排比联缀也要用不少精力。简帛的文字释读也有疑难，有些地方还模糊不清。为了整理这批马王堆帛书和简，1974年，国家文物局组织了一些学者，成立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。

考虑到医书的整理必须有考古学、古文字学、中医等多学科的知识，专门邀集了有关方面的人员。我就是因这一机会，得以和马继兴大夫共同工作的。

参加马王堆帛书及竹木简医书的整理注释的学者前后有好几位，而马继兴大夫和我都属于历时最久、始终其事的。与马大夫一起整理这批医书的几年，对我说来是一段很好的学习。他的知识渊博宏富，态度谦冲谨慎，于中医各方面，特别是医史文献，精通娴熟，对克服整理注释工作中的许多困难起了决定的作用。我逐渐了解到他多年从事中医文献研究的经历，知道他怎样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，坚持以科学的方法钻研探索，积稿充柜满箱。我能够读过的他的著作，仅仅是其一小部分，已足令我兴望洋之叹了。

近年出版的两本书，似可代表马大夫的研究方向。一部是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他所著《中医文献学》，此书系统论述了中医文献的目录、源流、结构及研究方法，不只是规模阔远，得未曾有，并能出浅入深，富于创见，不妨说是他半生功力的总括。另一部是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他所主编的《敦煌古医籍考释》，此书详细考释了敦煌卷子中的大量医书，附及敦煌以外如吐鲁番、黑城、吐谷浑、楼兰、于阗出土的有关卷子。这表明他对文物材料中的医书长期作了注意和探究，无怪乎他着手研讨马王堆医书是那样驾轻就熟。

马王堆古医书已作为《马王堆汉墓帛书》(肆)，于1985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，这是正式的整理报告，为研究工作准备了必要的条件，而不是研究工作的终结。由于时间等方面的限制，报告难免有不足之处。经过各学科学者几年来的深入考察，有关研究得到不少进展。尤其是1983年底至1984年初，在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墓中出土了大批竹简，其间有医书《脉书》、《引书》，该墓的年代比马王堆3号墓还要早一些。这两种医书，经过整理，释文业已发表。《脉书》和马王堆帛书的《阴阳十一脉灸经》、《脉法》、《阴阳脉死候》有密切关系，《引书》亦可同帛书《导引图》

对勘。这就为进一步研究马王堆古医书开辟了道路。

这些年，马继兴大夫一直没有忘情于马王堆医书的研究。他在亲自工作探讨之外，还组织研究所若干同仁，就这些医书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索。每当他有新的创获，总是先告诉我，因而我也能分享到这种学术的欣愉。当我得知“马王堆汉墓出土古医书的考证研究”课题胜利完成，分册读到《考释》全书的时候，忍不住向他大声致贺，庆幸他十几年来的心血倾注终于有了丰硕的结果。

我诚恳地向读者推荐《考释》这部书。我认为，有兴趣于中医文献和科技史的读者固然应读此书，从事文字训诂的读者，从事古籍整理的读者，也应读此书。中医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我们的前人遗留下来的一份珍贵遗产，马王堆医书的出现更是今人的难得眼福。《考释》已把这些医书的奥蕴抉发出来，值得所有关心祖国历史文化的读者一阅。从这一点来说，我们大家都要对《考释》的著者表示感谢。

李学勤

1991年10月

前 言

作为一位中国古代医药文献的研究者，我是相当幸运的。因为在我的研究生涯中，不仅看到了内容和数量都相当丰富，且尚待深入研究的敦煌、居延、吐鲁番等处发掘的卷子、简牍、医学文书，又直接接触到武威、马王堆、云梦、双古堆、张家山等地出土的大批竹、帛医学典籍，这些失传已久的远古医药文献珍宝，令我们眼花缭乱。大量的残卷修复、整理、鉴定、研究工作等待我们去完成。我有幸参加了其中古医书部分的整理、研究工作，三十年来，终日不倦，尤其于《马王堆出土医书》的考释研究方面致力最勤，因此，要说的话也就最多。这项研究起于70年代初，当时我是国家文物局组建的“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”成员，与李学勤先生等史学家、考古学家们一道从事帛书整理工作，整理出版了《五十二病方》、《导引图》及《马王堆汉墓》（第四集）等书。这之后又先后发表十余篇研究论文。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，深感马王堆出土医书文辞古奥、质朴，有必要作系统全面地考证、注释及语译，使这份珍贵的远古医学文献能被世界上更多的研究者所认识、理解。为此，我遍勘宋以前医籍及经史文献，历时十年，于70年代末撰出《马王堆古医书考释》一书初稿。由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内部印行交流。这之后，马王堆古医书的研究在国内国外引起了普遍的重视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研究高潮，许多有份量的研究论著令我眼界大开，更激发我继续披沥编摩之志。旋于1987年起，在原稿的基础上作了大范围的认真修改、订正。此项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，历时三年，修订完善工作方告结束。这样，《马王堆古医书考释》一书历时20年，终于奉

献在读者面前。

从内容上看，该书主要做了下面五个方面的工作：有必要在卷首作一些简要的交代与说明。

1. 历史文献的修复与还原

(1) 残文断句的修复：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医书实物距今已二千余年以上，出土后的原书破损之处甚多。其中虽已有不少零残碎片业经帛书小组整复补正，但仍有某些需待重新研究与修定之处。例如帛书《却谷食气》的4—6条文字缺脱相当严重，致使通篇旨意无法辨识。本书则根据原文本身的内证，结合先秦传世古籍的旁证将其原文予以复原。在该书第6条系论述“朝霞”等六气的特征。但现存文字只有“朝霞”一名，而余五气之名均缺。在本书则重新补入了“输阳”（内证是其下有“日出二干”之文）、“匡（铕）光”（内证是其下有：“云如盖，蔽……者也”之文）及“沆瀣”（内证是其下有：“夏昏清风也”之文）三气之名。而同书第四条所补入的“清风”及“凌阴”二名也是据同样性质的内证与旁证的。至于第6条所补入的“食谷者食方，食”六字，及“者地也”三字则是根据其下的“气者食圆，圆者天也，方”文字以及全篇“谷”与“气”，“方”与“圆”对应关系的内证而补入的。

(2) 释文欠妥的订正：帛书小组所完成的马王堆古医书全部释文虽已正式发表（均见《马王堆汉墓帛书》第四集。以下简称“释文”），但囿于条件和时间，以及手民之误，仍有需待进一步订正之处。其中包括：

有些尚未释出的字与词。例如《五十二病方》第20条有“蔽”字，系合文。而“释文”仅在此字之下用括号注以“蔽”字，其下复记以缺文（□）号。至于“巾”字则未释出。按“蔽巾”一词系指用手巾遮盖之义。故今予补释，并作注说明。

又如《五十二病方》第70条末句“释文”原用“□已”。今据原帛图影，在缺文处仍可辨识“致”字的下方大半部分（见图版113行）。按“致”字之义为极（见《礼记·曲礼上》：“五十不

致毁”孔疏)。“已”字义为病愈(见《广雅·释诂一》)。“致已”，即效果极佳之义。故今予补释，并作注说明。

再如《五十二病方》第36条：“饮小童溺，若产齐赤”一句。“释文”注云：“产齐赤，药名，未详”。今考“产”为“生”字之假。“齐”为“荠”字之假。而“赤”字又为“尺”字之假。此三字之原文实即“生荠尺”，系指长一尺高的新鲜荠菜而言。关于“尺”字乃古代药量的一种长度标准，证之以同书第38条：“取杞本长尺”，以及传世古医书(参见本书第36条注)，其义甚明。故今将其原文重新释出，并作注说明。

有些属于误释或误衍的文字。前者如《五十二病方》第169条(图版281行)，第171条(284行)的“炙”字，在“释文”中均被误排为“灸”字。后者如《五十二病方》第223条(图版352行)“臤”字之下一字本为“膏”字，但“释文”却在此二字之间记有“職(臈)”字，乃属衍文，故今据原帛图影删去。

也有极个别属于为“释文”脱漏的。如《养生方》第98条原文在图版第215行的“凡合气之道，必……(缺11字)”之后，和216行“曰君何不”之前尚有漏释一行文字，亦未记行号者，裘锡圭氏曾将此条作了补释，即：“必至×思，气不×郁(鬱)。禹曰：善哉(哉)言乎(歟)！今我气血外揖……”

故今予以补入。

(3) 原本文字的还原：帛书医书限于其抄录时的历史条件，除其中所书写的全部汉字均为小篆字体，与后世通行的楷体有别外，并有大量的古代通假及俗讹文字存在其中。特别是通假字的字形与后世通行字大都形同而音义迥异，必须通过古音韵学原理及有关佐证考出原来之正字。例如假“痔”为“者”，假“泻”为“星”，假“子”为“駘”，假“眉”为“麋”……等等。凡此之类本书均逐一校验，注明原委，将其直接释出，以还本貌，而便于阅读。至于原书所用的假字及其古韵学根据，则一并在本书校注中加以说明。

(4) 本书的主要体例：本书的全部内容分为三大部分。